

冬

天的情话

散文海外版编辑部 / 编选

2003年
2004年
散文精品

自然生动，真实感人，透过「我」的心灵、「我」的生命和「我」眼中的大千世界，展示博大的精神天地，诱人的灵魂活力和高拔的人生境界，构成了本书所选作品的基调。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保持温暖的人情，保持人的良知，保持崇高的精神追求，至关重要。我们所向往、所追求的，就是营造这样一片精神的绿地。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散文海外版编辑部 / 编选

冬天的情话

2003 2004 年散文精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冬天的情话:03、04 年散文精选 48 篇 / 铁凝等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ISBN 7-5306-4128-X

I. 冬... II. 铁...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303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125 插页 2 字数 339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28.00 元

人物命运

001 奶奶在花园	小 红
011 摇曳秋风遗念长	孙晓玲
023 怀念孙犁	郑法清
030 怀念孙犁先生	铁 凝
038 富翁	陈祖芬
043 死者如生 生者无愧	吴学昭
050 忽然成了生前好友	彭国梁
055 中国文化的孺子牛	吴为山
062 梁斌和他的手稿	宋安娜
068 三十八朵荷花	阎 纲
082 娘,我的疯子娘	王恒绩
090 与姐姐永别	王兆胜
099 另一段城南旧事	余光中

自我生命体验

105 用力呼吸	陆星儿
114 尼亚加拉的彩虹	迟子建
120 三十三年	阿 溶
132 春天,我的春天	史光柱
136 我的秘密之花	海 男

147	火车火车, 耳语耳语	张立勤
157	一只耽于幻想的麻雀	唐 韵
162	为什么没有莫扎特	(美)童元方
173	我在石灰窑的青春年华	唐朝晖
186	我助女儿去摘星	孙春平
194	冬天的情话	胡发云
200	尖叫的爱情	冯秋子
208	风雨	徐 鲁
216	父父子子	朝 阳
231	红塌洼	阿拉旦·淖尔
237	乡村四季	谢宗玉
251	青青豌豆尖	习 习

自然人生哲思

259	生命	韩美林
263	绿色天书	李存葆
279	散步	(美)陈之藩
285	孤树与林木	詹克明
298	还有七千多天	项小米
305	原下的日子	陈忠实
313	此岸 彼岸	张燕玲
324	旱海里的鱼	张承志
347	万泉河雨季	韩少功
362	与女共舞	程乃珊

历史幽思

- 373 晚清政坛上的一对杰出师生 唐浩明
- 389 湘西草堂 江 堤
- 406 王安石之死 冯伟林
- 425 乱世中的美神 梁 衡
- 442 缅怀与思考 朱增泉
- 450 亚斯亚纳波利亚纳的森林 刘长春
- 455 爱情是不能解释的 (法)卢 岚
- 460 浮世绘 王开林
- 477 编后感言 甘以雯

奶奶在花园

□小红

羊尾巴花园

70年代初两位老人结束干校生活，从湖北丹江回到北京。下放回来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不得不分居两处。爷爷挤在东堂子那个窄而霉的小屋里，尽他的书籍资料堆放得铺天盖地；我随奶奶住进“小羊尾巴”胡同¹，红门灰瓦青绿回廊的一个四合院，是奶奶单位人民文学杂志社的宿舍。街坊邻居是奶奶的同事。也许因为那时政治压力接连不断，需要缓冲；也许生活在灰色单调的环境里，需要色彩；也许在乡村锻炼了几年，多少学习了一点农家技术，不宽敞的院子里家家户户喜欢动动土、种种东西，我们住进了一个小花园。

春夏季节，“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院子里，金银花藤、葡萄藤、蔷薇、牵牛花、茑萝攀援生长，鸢尾、地雷花、扁豆、丝瓜、向日葵渐次开花，在太阳进门时很是热闹。到秋天，院子变化成小果园和小菜园，满目琳琅。奶奶在“花农”岗位上兢兢业业，日日早起弓腰曲背在园子里忙碌，主攻月季并且颇得章法。爷爷称赞道：“一大清早起，照旧在花朵间剪枝。

看来花开得不少……以为比故宫御花园的还好。”“这里下地深，土气足，今年雨水又好，所以特别旺盛。大的如牡丹，如牡丹好看。”“花特别茂盛，真可说‘花团锦簇’，或许有三百来朵同时而开。”“其实我家园子只有巴掌那么大。

巴掌大的花园可不单是奶奶自己的。那些活泼的颜色，快乐了家人，装点了我的童年，也放松了大人们为政治争斗而疲惫的神经。

白天，园子边是爷爷的写作间。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在两个“窄而霉斋”之间奔走，后来终于从东堂子迁来羊尾巴和奶奶一起住。早早晚晚空气新鲜，爷爷喜欢搬个椅子在院子里看书，端个小桌子在篱笆旁写作。爷爷关于古代服饰的部分稿子就是在篱笆边修改的。我上学放学的时候，看见那张小面板桌子上堆着稿子，在走廊和花架之间端过来移过去，好避一避太阳。这个“御花园”写作环境较之于东堂子斗室好得多，可是祖孙三代挤在19平米内，在旁人看来还是不堪。香港商务印书馆李先生为出版服饰大书来访，难以相信爷爷的居所如此简陋。屋内局促，两人站在院子里聊天，聊着聊着大雪飘来，“漫天大雪，两个男人，一个小院，一部书稿，水乳交融，记载着两个人对中华文化的承担，多么富于浪漫的诗情画意！”³可是承担者何止两个男子，诗情画意又何止那一天。

晚上，园子归孩子们。那时我读小学，算个“小白丁”，既不懂得欣赏奶奶的园艺，也不懂案牒诗书，跟着院子里一群孩子玩。当豆角丝瓜的藤蔓爬上了屋檐，葡萄叶子密密挨挨的可以纳凉时，小白丁们就巴望天黑，天黑了玩藏猫猫。一个孩子背转身数数，其他孩子迅速作鸟兽散，鸟兽何处躲？奶奶花篱下。躲进花丛密叶深处，泥土气息包裹了我。经过日晒雨



淋,晚上的泥土好闻。园子里也种夜来香,在太阳落山后施展香气妖气,叫人做梦,梦想自己有孙猴子的本领,大闹天宫。催梦的是花,把孙猴子从梦中咬醒的是蚊子虫子。

我家住四合院的东厢房,屋子狭小,花园就是天然客厅。客人来访,或者大鸿儒,或者小白丁,习惯在园子旁坐坐,喝茶、谈天,时间长了,就在园子旁开饭。朋友们都记得花园的好处,斯是陋室,唯“花”德馨。

园子也做过习艺场所,白天在工厂劳动的工人大大“下班回家变成花农大大,在园中试身手,这园子是他第一块试验田,花园里走出了一位花经理花专家。也曾有一位年轻远



冬天的情话

亲住在奶奶家，每日很勤奋地练胡琴。现在回忆那些乱耳丝竹，也不讨厌。所以说，这园子可以调素琴、阅“金锦”。

唐山大地震，我家墙倒屋塌，举家南逃苏州避难。我就此告别羊尾巴，在奶奶家乡、外婆家乡以及父母家之间辗转千里。我当时不会照相，会照相的大大又舍不得买彩色胶卷，所以没有留下花园的斑斓色彩，遗憾。以后这个院子的遭遇和北京很多四合院一样：拆迁，夷为平地。羊尾巴花园就拆迁到少年记忆里了。

十多年后的一天，我曾经到这个地方“怀古”。院子已经不复存在，拔地而起一座水泥高楼，风致全无。那座水泥疙瘩竖立的地方原本是前院赵家的地基，这个发现叫我兴奋，于是抱着一丝幻想改怀古为“考古”，竟然摸索到了我家的屋基轮廓！摸摸墙根，奶奶陪我挑灯夜读《西游记》的样子，爷爷低头看书的背影，伙伴们蹦跳叫嚷，奶奶唤我回家吃饭的声音，仿佛昨天。可惜，花园的松软土壤已经被邦邦硬的水泥覆盖。

阳台花园

奶奶的花园复兴，是90年代初的事。爷爷在，奶奶尽心尽力照顾爷爷，爷爷不在了，奶奶才有时间莳弄花草。这时候我们没有了四合院，只有一个狭窄阳台，施展不开，比不上羊尾巴花园，比九如巷孝华奶奶的菜园、纽黑文充和奶奶的竹园相差更远。同事的水仙，爸爸的龟背竹，胡先生的昙花，田伯伯的虎耳草，姑父的常春藤，花花朵朵陆续成活，阳台渐渐拥挤。健硕者如巴西木有巴西人那么高，小巧者如仙人掌只有掌大，大大小小一度有三四十盆。有一阵我四处寻找耐活的小东西。曾经到访凌山老人家，见她家有一株大吊

兰。老人说,本来是你奶奶送的,带它的孩子回去吧。回家的兰草子子孙孙地发展为一个家族。

细小生灵的招摇,轻轻填补一个人失去亲人的情感失落。奶奶阅读唐诗宋词,编辑整理爷爷的故事自己的故事,从花影中体会世间冷暖。她曾给花草起名字,用的是爷爷书里那些可爱女孩的名字。一位朋友说,张先生养育的花草延续着爷爷小说的生命,延续着爷爷“对笔下小人物深藏的那份温爱与呵护”⁵。

阳台上优胜劣汰,叶比花多,耐寒作物多,“竹”成了主要种群:文竹、龟背竹、水竹、富贵竹、紫背竹⁶。“竹”虽不竹,却枝繁叶茂。奶奶应马悦然先生之约,为他题写书名《茂竹展叶》,笔力峭拔,是奶奶写得最好的一幅。下笔时必定受家“竹”鼓舞,胸有成竹。

花园引来了一群食客。早晨,奶奶抓一碗红豆绿豆金黄小米雪白大米,端一碗水,送到阳台窗台上,款待她的鸽子。起先只来一只花鸽,不久来了一对,末了则是一群。奶奶宠鸽子,天天喂,还向人家宣传。曾有记者来访,寄回来五张照片,结果鸽子有四张,奶奶只有一张。某日,不同花色十来只鸽子出现在我家阳台上,如同八国联军进犯,狂啃滥啄蛮横无礼。花园遭到毁坏,这个现实终于启发了奶奶的阶级觉悟。经过一番思想,她开始划分鸽群的好人坏人,并且挥舞扫把来表示自己的敌我亲疏观。

下雨了,奶奶念叨:“雨还在下,可怜我们花坛中那些无辜的小花草。”花枝凋零,奶奶叹息,不等《葬花词》念完,已经眼泪汪汪。绿叶婆娑,奶奶欢喜,生出君临之感,称阳台为后宫。有一次奶奶出行之前,给我一则《我的后宫佳丽》。写的是花,读出来的是人的情趣。

比如写龟背竹：“家中两棵，一老一少，老者敝人，少者红也。”一老一少至今陪伴着奶奶。

赞美勿忘我：“排第一，无他，人品中之至上者也。”

何谓花之品行？比如文竹：“欣欣向荣，但必须随时剪枝，无使滋蔓。其中之一主动收养无家孤儿牵牛花，仁爱之心可嘉。”

也爱憎分明：“紫背竹甚霸道，无可取处。打入冷宫！”

为新来的苦刺梅担心：“红花亦不见再开，思念其故主乎？”

最心疼的要数来自湘西的小家伙：“虎耳草，虎虎有生气。正身强力壮之时，多子多孙之兆也。”甚至怂恿之违犯政策：“何不解放思想，暂置计划生育于不顾，繁衍其子孙，获得素质良好之子嗣，对我中华民族，亦大好事。”

奶奶心中的风景

奶奶在江南园林长大，常常怀念童年。受姐妹和孩子们的鼓动，陆续写下来一串童趣故事，似乎就从故园中信手摘来，比如寿宁弄书房，比如乐益女中。奶奶记忆中的苏州寿宁弄，“花园中有太湖石假山，有荷花池，有水阁凉亭，有大花厅。花厅前有枫树，白玉兰、紫玉兰各一棵。花厅周围，有杏树、核桃树和柿枣，还有绣球花。最令我惊奇的是，假山旁边竹栅栏内，还有一只仙鹤。”故园风景，已无从寻觅。

上个世纪20年代，奶奶和她的姐弟们就是从这个粉墙黛瓦优美雅静的花园走进了一个充满动乱灾难的大社会，求知识寻自由。

奶奶从来不做小家碧玉，年轻时当运动健将，夺得学校女子全能第一；下放干校时奶奶任蔬菜班长，与一群戴眼镜

的老者在田野操持锄把；年迈时仍然向往高山大海，向往远足，不放弃贴近大自然的机会。80岁以前，南登黄山观云海日出，西出阳关看敦煌壁画。80岁之后，足迹北至北戴河山海关，东临烟台，西达峨眉，东南至苏州、泉州、厦门鼓浪屿、香港，西南至湖南湘西、云南昆明，甚至直抵大理苍山洱海。

11年前的5月，奶奶率全家送爷爷回湘西凤凰故乡。那一次，伴爷爷骨灰一同贴山近水的，是奶奶积攒了四年的花瓣。奶奶站在虹桥上，目送爸爸和我乘舟顺沱江而下，小船身后漂起一道美丽花带，从水门口漂到南华山脚下。

1995年奶奶到北戴河，欢呼，“天气好极了！空气凉爽，晨起大雾，花圃中各种花草争奇斗艳。应当告诉二姨奶奶⁸，来对了，不是错。”“在园中散步，仔细观赏识别。盆栽的有玉兰、扶桑、白兰花、绣球，绣球有紫色、绿色和其他颜色的。”闻闻树木的气息：“枞树高达数丈，叶子一直长到地面，因多雨雾，枞树、路边青草，放出清香，色香宜人。”（引自家书）她在一草一木中“领悟生命的原色”。

奶奶喜欢听我讲述每一次大山大水的远行，不论我攀爬深山老林，还是漂洋过海。她甚至记得我曾独自去东非肯尼亚历险，在国家公园即野生动物保护区迷路。有一次奶奶外出时听说不远有一处野生动物园，这消息即刻唤起她非洲探险的豪情：“要坐森林车子去。我虽未去非洲，也得尝尝红红几内亚⁹的经验了。我们不会迷路。”还有一次作家协会筹备组织老人们去云南旅行，奶奶态度明朗。“有人说太远太累，有人说心脏不好，不想去。另一些人坚决要去，正在争取，我属于后者，一定要取得胜利，云南哪能不去？”结果她不但故地重游，兴致勃勃地探访抗战时期住过的呈贡龙街子，而且像每一次一样，她是团队中最年长的。



“年纪最大，走路最稳，不要人扶”，说着说着自己翘起大拇指。

大拇指的指骨弯弯曲曲，其实手足关节早已变形，是过去乡村劳累的印记。对于生活的粗粝和坎坷，奶奶的体会比他人更深。

和作家协会朋友们一同远足的乐趣一直保持到1999年9月，在京郊八大处，朋友们悄悄准备三个蛋糕，为她 and 好友梅志（85岁高龄）、郑重（80岁）三位老人家同时祝寿。90岁！那份欢愉童心与九岁无异。90多岁时奶奶腿脚差了也并未蜗居，天气柔和时经常到户外运动，北海、天坛、中山公园……直到去年十一前夕，奶奶还坐着轮椅，去天安门和文化宫赏花。

还有一个景致奶奶牵挂着：滇北川南的泸沽湖。抗战时期，画家朋友李霖灿先生曾调查研究摩些人（纳西族摩梭人），泸沽湖风土一直令爷爷奶奶神往。我从云南回来，给她看丽江宁蒨的图片，宁静安谧的薄雾山水，阳光红叶，奶奶眼里就闪动着光。

奶奶向往的风景其实很远，心中的花园其实很大。

最后的花园

守护着奶奶，直到最后时刻。

一切抢救都停止了，送奶奶离开病房。摸摸她的头发、胳膊和脚，奶奶的胳膊和脚是热的。从火化的地方接奶奶回家，很小的一个布包捧在手里，布包也是热的。接奶奶回家一如当初陪奶奶求医，抱着她坐车子穿越城街，做穿越生死的漫长旅行。在寒冷的深夜无助守望，满目期盼满心焦虑。一次又一次，我碰到死神冰凉衣衫，但是奶奶的温暖依然真

切!

奶奶用温暖的方式与我告别,留下暖意。

奶奶走了,春天来了。

这是一个没有沙尘的春天,也许,天下也有一双眼睛充满了泪水。

人们说,爷爷接走了奶奶,两个人在天堂相会了。家里飞来一只只天堂鸟、一簇簇百合花。不知天上景象,不解天意的我们为奶奶建起最后的人间花园。

取奶奶在花园的照片制成纪念卡寄给大家,简洁朴素,是亲情之花。

姐妹们的挽联,弟弟们的书丹,是手足之花。

菊花、仙客来、鹤望兰、君子兰、勿忘我、郁金香、马蹄莲、红掌、蝴蝶兰、热带兰、非洲菊、石竹、满天星和剑兰,是友情之花。

老朋友金隄夫妇和吕琳夫妇送来的榕树,与松柏绿萝相错落,是常青之花。

五湖四海的追思、电报、电话、信函,是言语之花。

花之回赠:当奶奶屋子里鲜花遍开时,我们回赠鲜花。来访者会得到一束陪伴过奶奶的花,带回家,痛楚可以分担,温情可以分享。

花之收藏:落下的花瓣斑斑驳驳,小心收起来烘焙,花开时一种神气,花干时另一种样子。最出色的是玫瑰和小苍兰,焙干后鲜亮不衰败,雅致不萎靡,脆脆有声。

母亲、我和小霞用照顾奶奶的心思照顾她的花,尽其花开花落,一个月芳菲不绝。

人走了,花还在。花谢了,芳香还在。芳香消散处,听那吟诗声音: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俯仰终宇宙，流观山海图。¹⁰

奶奶在花园。

2003年5月初 北京

- 1 即小羊宜宾胡同。
- 2 引自1979年夏天给友人信。
- 3 李祖泽《魂兮归来——沈从文先生百岁祭》，2002年。
- 4 大大是我对伯父的称呼。
- 5 乌日娜《永远的回忆：温爱与给予》，2003年。
- 6 奶奶这么命名鸭跖草，因为叶面为紫色而得名。
- 7 张兆和《我到苏州来》，作于1996年。
- 8 奶奶的姐姐允和，这里使用我的称呼来写。
- 9 几内亚，为肯尼亚之误。
- 10 陶渊明《读山海经》第一首片断。

摇曳秋风遗念长

□孙晓玲

一落黄泉两渺茫，魂魄当念旧家乡。三沽烟水笼残梦，廿年嚣尘压素妆。秀质曾同兰菊茂，慧心常映星月光。老屋榆柳今尚在，摇曳秋风遗念长。

父亲这首旧体诗《题亡人遗照》（即《悼内子》），写于1970年10月26日下午，距我母亲去世仅半年时间。充满赞美的怀念，寄托了父亲飞鸿失伴后的不尽哀思。

母亲叫王小立，这个名字还是进城后父亲为她起的。她是与父亲同县的一个普通而又有着传统美德的农村妇女，21岁时嫁给了正在保定读书的父亲，61岁时悲惨地逝于血雨腥风的“文革”之中。印象中的母亲，稍圆的脸盘儿、双眼皮大眼睛，宽脑门儿白净皮肤中等个头儿，待人亲切乡音极浓。她总是穿得素素净净的，是家做的那种偏襟布衣，鞋也总是自己纳底儿做。虽然没有上过学，可她记忆力不错，语言特别丰富，民谣乡谚经她说出来，一串儿一串儿地既押韵上口又风趣生动，我到现在还能背出十来段儿，像什么“有